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朱熹傳記

朱熹思想淵源及其影響

資料之二

精 一 冊 美 金 十 五 元

發行人

： 朱

傳

譽

兼主編

出版者：天

一

出

版

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撥：一〇一 二 二 四 七

信箱：七 二 一 二 九 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編輯凡例

- 一 一至六輯傳記資料所收人物，多為近代及現代人物。由於讀者建議，似應擴及古代，供研究中國古典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之學者參考。第七輯：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家專輯所收人物遠溯晉唐，下及明清，咸認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戲劇之研究。現續推出第八、九、十輯。大致第八輯為晉唐，收陶淵明、王維、白居易、李白等13人。第九輯收後唐李煜及宋代王安石、陸游、歐陽修、蘇軾等15人。第十輯收元代元好問及明清鄭板橋、王陽明、袁宏道、顧炎武等7人。
- 二 第八輯編122冊，第九輯編84冊，第十輯56冊，合共262冊。
各輯資料內容仍以報刊為主，兼及文集、論叢、絕版書或尚未發表及出版之學位論文，研究報告。惟如涉及專門，則僅提供序目等線索。原稿或原著研究者，如有需要，亦可來函連絡本社複印提供。
- 三 報刊資料部份多由出版商或作者自行輯為文集論叢出版，徵集工作不免重複。決自十輯以後一律以報刊為對象，論文及文集、論叢等列為參考書目，供研究者參考。俾可節省人力、物力及時間。
- 四 此類工作通常由圖書館或基金會支持。近一兩年來，本社因經費困難，進度因而大減。除擬改組為財團法人，徵募經費外，並考慮發行微片（Microfiche）以利圖書弘度。
- 五 八、九、十輯資料大體收至1980年春初，俟有餘力，當進行續編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- 六 為供私人購買，每一個人按生平、著作、思想、著作等標題分類，輯為專冊。讀者可依標題內容分購或選購，不必全購，浪費財力。如購全輯自即日起，可按九折優待。

朱熹 傳記資料之二

編號	篇	名	作	者	資	料	來	源	頁次
朱熹思想淵源及其影響									
1	師承與著作	周榮村	朱子學術思想淵源第三章第一節	55.5	台北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	1			
2	朱子家學與師承	趙效宣	宋史研究集	42.6	台北市中華叢書委員會	9			
3	朱子早年的教育環境與思想發展轉變的痕跡	劉述先	幼獅學誌 15 卷 3 期	68.6	台北	19			
4	朱子的教學思想及其影響	黃錦鈺	教學與研究 1 期	68.2	台北	29			
5	朱子的教育興趣與詩集傳	戴君仁	文史季刊 1 卷 3 期	60.4	台北淡江文理學院	39			
6	宋儒朱熹先生對教育本質的幾點看法	賈 銳	文風 5 期	53.6	台北市師大國文學會	44			
7	徐公達教授主講之朱陸學說之異同		文史學報 11 期	64.5	香港珠海文史學會	45			
8	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	黃彰健	宋史研究集第二輯	53.10	台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	51			
9	朱陸工夫異同論	葉偉平	鵝湖 3 卷 4 期	66.10	台北市	53			
10	朱熹、陽明與龍山的格物義一儒學會說與退溪學會專欄	曾昭旭	中國文化 2 期	68.12	台北	58			
11	陽明學與朱子學	唐君毅	中國哲學思想論集（宋明篇）	65.3	台北市牧童出版社	64			

朱子學術思想淵源

第三章 朱子理學之淵源

第一節 師承與著作

（一）師承

朱子學術思想淵源，可從其師承及學術思想內涵研究之。今首敘師承，次及學術思想內涵。

朱子少受學於其父朱松（章齋）。

十一歲受學於家庭。

「文集」：章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，爲兒甥讀光武紀，至昆陽之戰，熹問何以能若是，爲道梗概，欣然領解，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，先生跋云：紹興庚申，熹年十一歲，先君罷官行朝，寓桂陽，登高邱氏之居，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，爲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，慨然久之。續集（見王恕茲朱子年譜）

年十四，父卒，承遺命，稟學於劉子翥（屏山），劉勉之（致中），胡憲（原仲）。十四歲，春三月辛亥，丁父章齋先生憂。

「文集」：遷墓記云，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，年四十有七。

稟學於劉屏山、劉草堂、胡籍溪三先生之門。

傳

「年譜」：當韋齋疾革時，手自爲書，以家事屬少傳劉公子羽，而訣於籍溪胡憲（原仲），白水劉勉之（致中），少傳之弟屏山劉子習（彥冲），且顧謂先生曰：此三人者，吾友也，學有淵源，吾所敬畏，吾即死，汝往父事之，而唯其言之聽。韋齋歿，少傳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，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，乃遵遺訓，稟學於三君子之門。三君子撫教如子姪，而白水劉公，因以其女妻之，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，獨事籍溪胡公最久。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二月，白水卒于十九年乙巳九月，籍溪則至三十二年壬午方卒也。（同上）

年二十四，夏始見李侗（延平）。

二十四歲，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。

「年譜」：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，從遊甚衆，語其潛思力行，任重詣極者，羅公仲素一人而已。李先生諱侗，字愿中，受學羅公，實得其傳，同門者皆以爲不及，然樂道不仕，人罕知之。沙縣鄧迪天啓嘗曰：愿中如冰壺秋月，瑩澈無瑕。韋齋深以爲知言，先生少耳熟焉，至是將赴同安，特往見之。（同上）

年二十九，春正月再見李侗（延平）。

二十九歲，春正月，見李先生于延平。

「趙師夏跋延平答問」：文公幼孤，從屏山劉公學問，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。至

於論學蓋未之契，而文公每誦其所聞，延平亦莫之許也。文公領簿同安，反復延平之言，若有所得，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。則此編所錄，蓋同安既歸之後也。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：余之始學，亦務爲儼伺宏濶之言，好同而惡異，喜大而恥於小，於延平之言，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此，心疑而不服，同安官餘，反復思之，始知其不我欺矣。蓋延平之言曰：吾儒之學，所以異於異端者，理一分殊也，理不患其不一，所難者分殊耳，此其要也。（同上）

年三十一，冬見李侗（延平）始受學焉。

三十一歲，冬見李先生於延平，始受學焉。

「文集」：再題達觀軒詩序云：紹興庚辰冬，予來謁隴西先生，退而寓於西林院，惟可師之舍，以朝夕往來受教焉，閱數月而後去。（見王愬竑朱子年譜）

年三十三，春迎李侗於建安，俱歸延平。

三十三歲，春迎謁李先生於延平，延與俱歸延平。

「文集」：再題達觀軒詩序云：壬午春，復拜李先生於建安，而從以來，又舍於此者幾月，李先生次子信甫時爲姪女王壽。（同上）

三十三歲以後，年譜不見有師事稟學之文。則朱子早年所師事稟學者其父章齋及延平、白水、屏山、籍溪五人。考章齋師事者浦城蕭子壯及別浦維仲素二人（見豫章學案）。而羅豫章

(仲素)爲程(伊川)楊(龜山)門人(同上)，應龍(子莊)亦爲龜山門人(見龜山學案)。又李侗(延平)爲豫章(仲素)門人(見豫章學案)，而上接伊洛正傳。若夫「白水師元城(劉安世)兼師龜山。籍溪即武夷(胡安國)又與白水同師。天授，獨屏山不知所師。」(見劉胡諸儒學案全祖望曰。)然宋元學案以屏山稱洛學私淑。案胡安國(武夷)爲朱(長文)斲(裁之)門人，於游(酢)楊(時)謝(良佐)三公，皆義兼師友。(見武夷學案)游楊謝三公爲明道，伊川門人。(見明道伊川學案)。而斲裁之私淑明道。(見明道學案)朱長文則從泰山(孫復)學。(見泰山學案)至若譙天授則爲伊川門人。(見劉李諸儒學案)而劉安世(元城)則從學東水(司馬光)。(見元城學案)又宋元學案敘錄濂溪學案謂伊洛所得，又有不由於濂溪之說。

按全祖望：

濂溪之門，二程子少嘗遊焉。其後伊洛所得，實不由於濂溪，長在高弟陽呂公希哲已明言之，其孫紫微本中又申言之，在玉山應辰亦云然。今觀二程子終身所甚推濂溪，並未得與馬邵之列，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。晦翁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，自是後世宗之，而疑者亦踵相接焉。然雖疑之，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，則終無據。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，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，則必欲溝而合之，良無庸矣。

以爲明道伊川之學，別有所自得，而伊川兼屬安定門下。

按重編宋元學案導言謂：

小程子入大學，安定方居師席，其親炙之日非淺，是故，教澤所被甚廣，遂開洛學之先。

葉師翰叔先生於此嘗力辯之，以爲亦有得於濂溪。觀其周程學統及二程與周子二文論之甚詳，周程學統云：

前日寫宋元學案敘錄濂溪學案，謂伊洛所得，實不由於濂溪，引申紫陽及紫微之言爲證，中心深以爲疑，今觀謝山別有周程學統論，稽之范仲明道先生傳，洪道、伊川先生傳，謂並云從學周子，而以汪玉山之言爲不足深據。又云：明道先生自言自再見周茂叔，吟弄風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，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，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，反求諸六經，而後得之。要其慨然求道之志，得於茂叔之所聞者，亦不能沒其所自也。侯仲良見周子，三日而返，伊川爲曰：非從茂叔來耶？則未嘗不心折之矣。是謝山之意，亦特謂濂溪子之學，別有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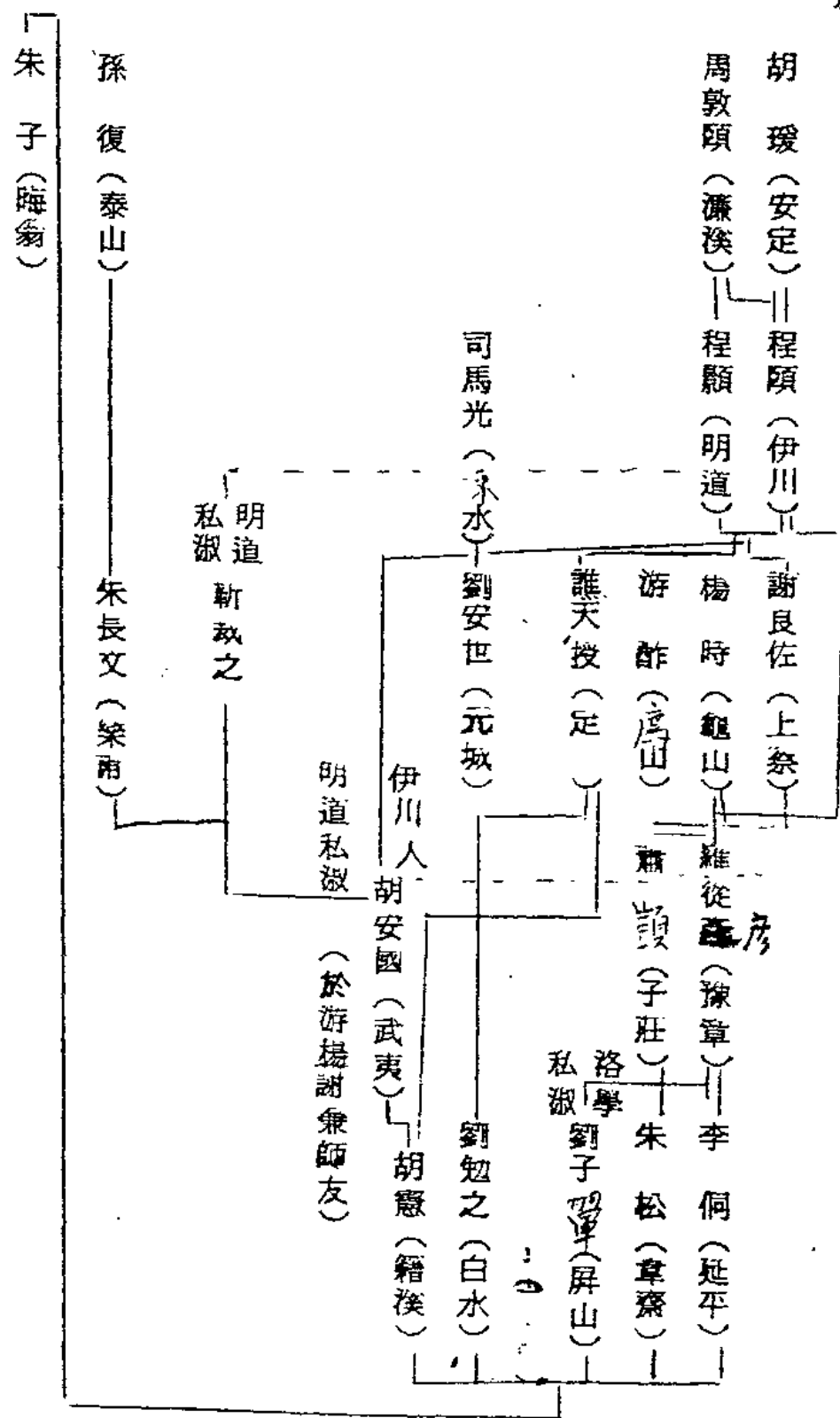
二程與周子一文亦云：自得而不盡由於周子而已，敘錄云云，殆未容過於膠執矣。

宋元學案濂溪學案呂紫陽曰：二程初從濂溪遊，後青出於藍，呂紫微曰：二程始從周茂叔，後更自光大，此二條全謝山所補，今案紫陽、紫微皆二程高弟

，凡所云，不過推尊其師，亦猶陳亢請子貢：仲尼豈實於子云爾。而謝山必據此，斷謂二程之學，並非周子自出，此好異之過也。而亦以見義理之學，言考據者，殆未有不鑿而失之者也。明道嘗自言受學于周茂叔，每令尋孔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，自見周茂叔後，吟弄風月而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。伊川問康節：天地安在何處，康節爲之極論其理，以至六合之外，伊川歎曰：平生唯問周茂叔說至此。二程書中，此類言語尙多，謂其不甚推濂溪可乎？謝山宋元學案采三陽、紫微二呂之說，謂二程子非周子自出。余嘗力辯之，頃觀謝山周程學統論，又有自相刺謬之處，意濂溪案語本梨洲原文，謝山仍而未改，心實不甚以爲然歟。學統論云：明道失生傳，在哲宗實錄中，乃范學士冲作，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，乃洪學士邁作，並云從學周子，兩朝史局所據，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，至言二程未嘗師周子者，則在玉山已有，玉山之師爲張子韶，喻子木淵源不遠，乃以南安問道，不過如張子之於范文正公。然觀明道自言，自再見周茂叔吟弄風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，則於周子非竟無所得者。明道行狀，雖謂其泛濫于諸家，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，反求諸六經，而後得之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，得於茂叔所聞者亦不能竟沒也。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歸，伊川驚曰：非從茂叔來耶，則未嘗不心折之矣。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，長而能得不傳之秘者，不盡由周子，可也。謂周子竟非其師，則過也。全氏此論

不啻自翻前案矣！抑公哲又疑周子兼采于道，二程則得之於禪，故程氏之徒，每欲外其師於周子，所謂不傳之祕者，又有他乎。

此自一大公案二程與周子其學似不盡同然不可竟謂絕無關涉。茲爲醒目計，試表朱子師承如左：



考朱子受其父韋齋影響最著者，黃宗義論之最切。略云：

豫章稱韋齋才高而智明，其剛不屈於俗。故朱子之學，雖傳自處平，而其立朝氣概，剛毅絕俗，則依然父風。

觀韋齋諫和議事；與紹興三十二年，高宗內禪，孝宗即位，詔求直言，朱子上封事；及隆興元年，朱子奏事，若合符節。

按：韋齋諫和議事，王懋竑朱子年譜云：

察檜和議，出知饒州，請祠居於家。（紹興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）條下）
朱子上封事，晦翁學案：

紹興三十二年，高宗內禪，孝宗即位詔求直言。先生上封事曰：「帝王之學，必先格物致知，以極夫事物之變。使義理所存，纖悉畢照，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。」次言：「四海之利病，係斯民之休戚，斯民之休戚，係守令之賢否。監司者，守令之綱；朝廷者，監司之本。本原之地，亦在於朝廷而已。」

垂拱殿奏事，晦翁學案：

隆興元年，復召對，其一言：「天學之道，在乎格物以致其知，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，即理以應事，平治之效，所以未著。」其二言：「君父之讎，不與共戴天。今日所當爲者，非戰無以復讎，非守無以制勝。」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，威制遠人之道。又朱子幼雖稟父遺命，問學於胡憲（緒溪），劉子蒙（屏山）劉勉之（白水）究其有得於三先生者，除屏山於朱子冠而欽名事，或有誨德之益。

按：屏山字詞云：「冠而欽名，粵惟古制，朱氏子熹，幼而騰異，友朋尙焉，請祝以字，字以元晦，表名之義，木晦於根，春榮一作實，暉敷，人晦於身，神明內腴，昔者曾

子稱其友曰：有若無，實若虛，不斥厥名而傳於書，雖百世之遠也，揣其氣象，如顏子如愚，迹參並遊，英馳俊驅，豈無憾人，夫誰敢居，自諸子言志，罔欲無伐，一宣於聲，終身弗越，陋巷然，其尤烈烈，從事於斯，惟參也無慚，貫道唯一，省身則

三，夾輔孔門，翺翔兩蔭，學時欽止，吾知斯之爲指南，惟先吏部，文儒之粹，彪炳育珍，文一作又華其繼，來茲誦后，融融熹熹，真聰廓門，如源之方駛，望洋涉澗，

老我縮氣，古人不云乎，純亦不已，戚友追之袞袞，切切而唯唯，子德不日新，則時予之恥，勿謂此耳，充之益充，信曰公矣，宜養於蒙，言而思學，動而思蹟，渾乎樸樸，惟顏曾是長，是以年譜云：「先生既成猶書門付曰：佩章尋考訓，晦木誦師傳，蓋識父師之誨也。」（見王氏年譜考異，崇學于劉屏山、劉草堂、胡緒溪三先生之門

條下)

至朱子泛濫於佛老之原委，見朱子語錄云：

某年十五六時，亦嘗留心於禪，一日在病翁所，曾一僧，與之語，其僧只相應和了，說也不說是不是，欲與劉說，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，劉後說與某，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，遂去扣問他，見他說得也煞好，及去赴試時，便用他意思去胡說，是時文字，不似而今細密，隨人粗說，試官爲某說動，遂得舉，後赴同安任時，年二十四五矣，始見李先生與他說，李先生只說不是，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，再三再四問，李先生爲人簡重，却是不甚會說，只教看聖賢言語，某遂將那禪機倚閣起，意中這禪亦自在，且將聖人書來讀，讀來讀去，一日復一日，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，却回頭看釋氏之說，漸漸破綻，紛紛漏百出。(見王懋竑著朱子年譜三十一歲條下)。

是朱子留心於禪在稟學三先生之後。洪本年譜亦云：

初先生學無常師，出入於經傳，泛濫於釋老者，幾十年，年三十四見延平，洞明道要，頓悟異學之非。(見朱子年譜考異，三十四歲條下)而三先生，全祖望亦謂：「三家之學略同，然似皆不能不諳於禪。」(見劉胡諸儒學案。)語錄亦云：

初師屏山、籍溪，籍溪學於文定，又好佛老，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，而道未至，然於佛老亦未有見。屏山少年能爲舉業，官莆田，接洽下一僧，能入定，數日後乃見

了，老歸家讀儒書，以爲與佛合，故作聖傳論，其後屏山先亡，籍溪在，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，乃見延平。（見王懋竑朱子年譜二十四歲條下。）

李侗爲其父朱松（章齋）之摯友（章齋於延年爲同門友）品學俱爲所重。（按沙縣鄧迪天啓嘗曰：愿中如冰壺秋月，瑩澈無瑕，章齋深以爲知言，先生少耳孰焉）朱子於三家之學，自表不滿，獨對延平，最爲欽佩。年二十四，赴同安始見延平，得理一分殊說而心猶未契，反復思之，若有所得。年三十九，再見延平，問以一貫忠恕之說，而心契之，於是盡棄所學，年三十一，始受學焉。

考延平「年二十四，聞郡人羅從彥得洵洛之學於龜山，遂往學焉。從彥時未聞名，先生冥心獨契。」（宋元學案豫章學案。）而其學向大旨，「文集」云：「先生既從之學，講誦之餘，危坐終日，以驗夫喜怒哀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，而求所謂中者，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，真有在乎是也。又云：其接後學答問，躬宣以不倦，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，而要以反身自得，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，故其言曰：學問之道，不在多言，但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。雖一毫私欲之發，亦退聽矣，久久用力於此，庶幾漸明斯道，如得力耳。又嘗曰：學者之病，在於未有渹然冰解凍釋處，縱有力持字，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，著此者恐未足道也。又嘗曰：讀書者知其所言，莫非吾事，而卽吾身以求之，則凡聖賢所主，而吾所未至者，皆可勉而進矣，若直以文字求之，悅其詞義，以資誦說，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！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，然其辨析精微

，毫釐畢察，嘗語問者曰：講學切要深指縝密，然後氣味深長，踐徑不差，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，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，其開端示人，大要類此。（引自年譜二丁三年癸酉條下）

朱子之有得於延平者，「靜坐之方」、「未發之氣象」、「理一分殊」之說，「天理人欲」之辨，「爲文玩物喪志」之論，與夫伊洛諸子之說，然延平「靜坐之方」，「未發之氣象」，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，此或自禪家來。而「理一分殊」說得自張載西銘，「按橫渠著正蒙西銘爲「氣一分殊說，而伊川於答楊時論西銘書改爲「理一分殊」，「天理人欲辨，原出張載天地性氣質性；「爲文玩物喪志」論，導自韓愈「文以載道說，且朱子之學，受之延平，而發明盛大，又有不盡出於延平之所傳者。大學章句序，敘道統直接二程，龜山以下，皆在私淑之列。（見考異三十年庚辰條下）即此之謂也。又同輩諸友切磋之益，（如南軒、張栻、東萊、呂祖謙）先賢遺書博覽之得（如四書、五經及北宋周邵張程之說）與學他道辨難之輔，（如佛老之學、陸學、永嘉之學）其功亦不可沒也。

（二）著作

首列朱子重要編著與年代

三十歲 校定謝上蔡語錄

三十四歲 編著論語要義，論語訓蒙口義

三十五歲 編著困學恐聞

三十九歲

編著程氏遺書✓

四十三歲

編著論孟精義

編著資治通鑑綱目

編著八朝名臣言行錄

編著西銘解義✓

四十四歲

編著太極圖說解、通書解✓

編著程氏外書✓

編著伊洛淵源錄

四十五歲

編著古今家祭禮

四十六歲

編著近思錄

四十八歲

編著論孟集註及或問

編著詩集傳

編著周易本義

五十七歲

編著易學啓蒙

編著孝經刊誤

五十八歲

編著小學書

沒完付